

上海 俗語 切

SHANGHAI SUYU QIEKOU

擺噱頭·捉訛頭·扳差頭·坐叉頭

阿木林·壽頭·衝頭

一吊裏·一分子·一張分

老舉與老舉二
樞地牌

老克拉·老狄克·老俠客

連襟·連襟·翹邊
革履

麻將中的「和」應作「壺」

三祇手·銃手·開拐

寶大祥和毛毛雨

人來風·無綫電·鄧祿普·玻璃杯

派頭
浪頭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俗语切口

薛理勇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徐 跃
封面装帧 徐蔚桦

上海俗语切口

薛理勇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第六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32,000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08-01396-9/G·214

定价 3.35 元

前 言

切口是一种“隐语”，是一种特别的行话，一般可以把社会黑道中的行话称之为“切口”或“黑话”。切口源起于何时已难详考，但它确实与行当中为传递机密是有密切关系的。俗话说：“军有军语，行有行话”，所谓军语就是军队中为确定对方身份和传递机密信息的“口令”，现代军事中可以用电报电话传达命令，而古代战争中常以信符为凭信传达指令和信息，但是，信符有可能被敌军截获和仿制，因此，战争中传达指令往往还在信符之外再使用事先约定的口令，这种口令就是军语，也就是隐语或切口了。如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爆发之前，社会上已流传“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之类的兆语，这种兆语可能就是张角通知天下各方于甲子年（184年）同时起兵的军语。

隐语何以被讲作“切口”呢？目前尚无确凿的资料能作出答复，我以为这和古代汉字注音方法——反切法有关。在汉语拼音法和注音字母法产生之前，汉字注音通常使用的是反切法，即取某字的声母和另一字的韵母相拼产生第三个字的读音，如“元”字旧注音为“愚袁切”，即取“愚”字的声母 y 和“袁”字的韵母 aun 相拼为 yaun，因其源于反切法而被称之为“切口”。明人《西湖游览志余》卷五中讲：“杭（州）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成声者，如以秀为鲫溜，以团为突来，以精为鲫令，以孔为窟笼。……”称精为鲫令和称孔为窟笼在现代的上海方言

中依然存在，如滑稽演员袁一灵的拿手戏——绕口令“金铃塔”（曲名的写法很多，但依唱词似又写作“精灵塔”）中反复重唱的“卿令又卿令”，“卿令”即反切成声的“精”，“卿令又卿令”就是“精（致）又精（致）”。

现在能从当今流传的切口中找出源起于反切法的切口并不多。旧日在盲人中广泛使用一种特殊语言——盲语。盲人失明，他们想对同伴叙述不愿被第三者知道的事时就使用只有盲人才懂的语言，这种盲语就是以反切原理构成的，如“我们赶快走”，讲成盲语是：“五可莫因古寒苦安子候。”我没有作过调查，现在盲人中是否还使用盲语？另外，在70年代之前，上海（也包括其他地区）的稚童中也广泛流传一种特殊形式的语言，他们为使自己的谈话不被他人（主要是家长和老师）听懂，在语言的每个字中夹杂一个与语言毫不相关的字，如“我们赶快走”可被讲作“我罗们笃赶加快格走留”，这样一句5个字的语句被发了10个音，不熟悉这种语言规律的人是听不懂的。也许这种语言又是以反切原理构成的盲语的变体。

切口之名称得名于反切拼音法，但切口的来源又不限于反切法。如元末明初的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讲：“杭州人好为隐语以欺外方，如物不坚致曰慙大，暗换易物曰捌包儿……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意不知为何等语也。”可见城市各行业中流传行业中惯用的行话，切口也是一种行话。

清代以后，社会秘密会党日渐发展，其中又以清帮和洪门为主要团党，清帮和洪门是秘密会党，为了识别对方是否是同党成员以及转达机密指令，清帮和洪门内也广泛流传和使用隐语，这种语言在清帮内讲作“海底”（以语言以识别对方身份

讲作“探海底”),而在洪门内又讲作“花点”,但民间则统称其为“切口”。近代以后,不论清帮和洪门都已叛离了原来成立时的宗旨,而成了以无业游民和江湖游侠为主体的社会秘密团伙,他们所操职业和谋生手段非同于正当职业,也即黑道行当,于是从原来的切口中又派生出更多的切口,我没有统计过有多少切口,但是,切口所隐指的内容一般离不开黑道行当,如相夫(跑江湖者)、小条子(记名记事臊子)、种荷花(打死人而沉入水中)、喷筒(枪)、半吊子(不讲人情者)、一枪头(一次性骗入买卖)、皮子(服饰)、条子(女人)、开条子(拐卖妇女)等等。而与之同时,行话被指称行业术语,切口在人们观念中就被认为指非正道中流传的特殊语句了。

俗语一般可以释为约定成俗,而又在民间广泛使用的语句,如上海话中的“阿木林”、“十三点”、“吃豆腐”之类,但是不少俗语又借以隐指不便明言的物或事,如苏北方言“弯弯”原义为河蚌,但在俗语中则隐指女阴,又如吴方言中“落苏”即茄子,而俗语中又隐射男根,而不少俗语用于不便直言之秽物,于是有的俗语也被误释为切口了。

同时,随着语言的发展,不少切口和行话外传而成为民间广泛使用的语句,如切口“小刁码子”原义指两帮相打而袖手旁观者,而其成为俗语后就泛指小气鬼了;“洋厘”原是金融术语,指银洋在官价和市场价之间的差价,而在俗语中则泛指价格。解放以后黑道切口依附的社会基础不再存在,不少切口也随之消失,我们只能在书籍和档案中找到它们了,有的切口已演变为俗语而成为上海方言中的特殊语句。

切口和俗语是方言的一部分,因此只要有社会存在,就会产生和流传切口和俗语。切口或俗语的流行程度又是和社会

的稳定与否是密切相关的,如解放初到50年代末我国的社会比较稳定,社会流行切口和俗语的范围和程度就相对减少,但到60年代初开始,我国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经济困难时期,社会也出现暂时的混乱状况,于是社会上流行或产生新的切口和俗语的程度明显上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提出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针,这个方针大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与之同时,在社会的各领域内也产生了“鱼目混珠”的现象,如利用职权中饱私囊,偷盗赌博、投机倒把的犯罪案例日趋上升,这一时期新产生切口和俗语的速度明显加快,切口和俗语的使用周期也随层出不穷的社会怪现象而明显缩短,一批俗语出现后没流传多久又被另一批新切口替代。切口或俗语主要先形成于社会底层,然后向社会的其他方面蔓延,社会底层的民众文化水准较低,他们总是用近似粗俗而又十分形象的语言来比拟社会上普遍或比较普遍的行为或物事,如“宝大祥”是上海家喻户晓的名店牌照,于是信手拿来就成为指称赌博中“保赢不输”的老手,煤饼是多孔的成品燃料,于是“煤饼码子”被用以指称滥交乱淫的暗娼;上海闹市的商店为了保障商店和顾客的利益,聘请一些退休工人在商店中设岗巡查,于是这些站岗者以及便衣也被隐称为“岗子”。因此,要了解切口和俗语的产生原因及流变过程就必须熟悉社会下层的生活情况和风土人情。

由于切口和俗语主要产生和流传于社会下层,其所隐指的内容又比较多地集中在非正道中,解放后,在语言中夹杂切口会被人误解为流氓习气,解释和研究切口也会被人视作“歪门邪道”而鲜少有人敢于问津。而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语言都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风俗民情,而切口和俗

语更能反映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社会下层的特征，因此，研究切口俗语之形成和流变应该是研究社会风俗史之门径。

切口和俗语最初主要形成和流传于黑道和社会底层的民众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有的切口或俗语原来所指的社会事象或消失，或演变为另一种事象，一般来讲这类切口和俗语似乎也应随着所指现象的消失、演变而消失、演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语言或语词的特殊性就在于延续和引伸。那些流传已广的切口和俗语在短期内不会因原来所指事象的消失而立即消失，它们有可能引伸而指相似、或不相似的事象并仍在社会中广为流传。如“下海”一词原为清帮切口，指常人加入帮会组织，亦指良家子弟为娼为伶等事象。解放以后，坚决取缔了卖淫活动，大部分黑道行业也相继消失，于是“下海”一词主要流行于曲艺行业中，指称某人加入职业演员行当，其词也不再含有贬义；近几年弃政就商、弃职经商的现象极为普遍，于是人们信手拿来把“下海”指称改行经商者，“下海”一词也由切口而变为民间广为使用的俗语。

现在，切口与俗语之间的区别越来越难，同时，今天尚在流行的旧日的切口和俗语与其原来的意义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要把切口和俗语进行分类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本书成稿后，经上海人民出版社诸同仁的帮助，遂按本书所收录的切口和俗语大致上以其词的起源，粗分为外来语（包括外省的方言），由汉字异读形成的方言、非正道中的行话、由社会风俗生活形成的方言四大类。当然，这种分类是极粗糙的和不尽科学的，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予生也晚，本人的经历有限，对旧日帮会中的切口了解不

多,近几年开始对上海流行的切口和俗语作统计和调查,并对切口和俗语的起源、本义、延伸义逐次分析考证。由于切口和俗语大多产生和流传于下层社会,其中不少还只有读音而无确切可考的文字,这于研究切口俗语带来不少困难。当然,我的考证肯定有不少错误之处。抛砖引玉,本书的出版能为推进从语言学角度深入于民俗学研究起点作用,将是笔者之大幸了。

薛理勇

1990.5

目 录

前 言.....	1
洋泾浜.....	1
枪势 杠枪.....	4
老克拉 老狄克 老侠客.....	7
红头阿三.....	9
搨便宜和骹三货.....	11
拆穿西洋镜和卖野人头.....	13
人来风 无线电 邓禄普 玻璃杯 革履.....	15
啜稷和抢羹饭.....	17
石卵石和描金石卵石.....	20
乖乖隆底冬.....	22
缩与缩货.....	24
白相与白相人.....	25
杈和赵.....	27
刮汕和放野火.....	29
十三点和阿屑卵.....	31
聆清和撮聆子.....	33
斩.....	35
“崙货”应作“栈货”.....	36
拷 找头 几花.....	38

劈栗扑簌和倾菱空笼·····	40
拆白党·····	41
老头子和老娘·····	43
毛脚女婿与通脚·····	45
拖油瓶和慢娘·····	47
连襟 连裆 翘边·····	48
“下饭”也是上海方言·····	50
摆噱头 捉讹头 扳差头 坐叉头·····	52
白鼻头·····	54
板板六十四和三七念一·····	56
拉皮条·····	57
上海方言中的“草”·····	59
三三木良·····	61
敲定和姘头·····	64
赚绩术语——念先生·····	66
野鸡·····	69
入港·····	74
揩油·····	76
乌龟 王八 绿帽子 老八脚·····	79
老举与老举三·····	82
白板对煞·····	84
郎中·····	86
相公·····	88
麻将中的“和”应作“壶”·····	89
豁叶子·····	92

银牌、鵝牌和俗語“至尊”	94
放白鴿與打悶包	97
老槍和燕子窩	99
水老蟲和跳老蟲	102
三只手 銃手 開拐	104
丹佬和擺丹佬	106
拋頂官和掘地牌	108
和菜與大菜	110
野胡臉與野胡	114
出爛屙和阿矢臭	116
黃坑三和黃先生	118
三腳貓和豬頭三	120
橫豎橫與硬碰硬	122
吃白食與吃豆腐	125
大興街和大興貨	128
凿壁腳與挖牆腳	130
吹牛皮和軋訕胡	131
老油條和牛皮糖	133
寶大祥和毛毛雨	135
小熱昏和小堂名	137
翹辮子與曲辮子	139
門檻與活絡門檻	140
外快和撈外快	142
吃相和賣相	143
吃價與吃香	145

洋盘和屈死·····	147
洋钹和洋厘·····	149
路道和法道·····	151
吼狮和挖煞·····	153
上腔和龛·····	154
阿木林 寿头 冲头·····	156
敲竹杠 打秋风 敲横档·····	158
老茄 老卵 落乔·····	160
派头 花头 榔头 浪头·····	162
掳客 黄牛 黄伯伯·····	164
豁边 搭浆 生米饭·····	166
来三 推板 蹩脚·····	168
台型 扎台型 坍台·····	170
河东吼狮 吃醋 雌老虎·····	172
一吊里 一分子 一张分·····	175
乘柴舢船和劈硬柴·····	177
赤佬·····	179
促狭鬼·····	181
码子·····	182
三六九·····	184
提篮桥·····	185
吃茶 受茶 吃讲茶·····	186
巡捕 三道头 条里 老派里·····	188

洋 泾 浜

“洋泾浜”对上海乃至外埠人来讲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它的词义较广，语法、语音不规范的语言可叫作“洋泾浜”，如带有中国口音的英语(Chinese English)可直接讲作“洋泾浜英文”，带有浓厚地方口音(如广东、苏北等)的上海话可称为“洋泾浜”，同时，上海人又把“文不象秀才，武不象士兵”的不伦不类的性格或行为也可称之“洋泾浜”，如前几年郭凯敏导演、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洋泾浜兄弟》就是描写在十年动乱中失去读书机会的一对青年人，他们文不懂技术，武做不好工人。

实际上洋泾浜是原上海县城(今人民路中华路内)北郊的黄浦江支河，在江东今浦东的叫“东洋泾浜”，在本世纪20年代被填平，今天已很难找到它的遗址了；在浦西的叫“西洋泾浜”或“洋泾浜”，它也在1915年被填平改为马路，最初取名“爱多亚路”，1945年后一度易名“中正东路”，现在叫延安东路。1988年新建成的黄浦江隧道基本上沿着旧洋泾浜河道进入黄浦江底的。

1845年，英租界率先在上海建立，它的南面界线就是这条洋泾浜。1848年、1849年美、法租界相继建立，法租界的北界也是洋泾浜，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改称“公共租界”，这样，洋泾浜就成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分界河。在南京路、福州路

商业街文化街尚未形成之前，洋泾浜沿岸就成了上海最闹热的“夷场”，如上海最早而规模最新的新式茶楼——丽水园就出现在这里（址约今自然博物馆），上海的第一家徽戏馆——满庭芳（今广东路还有“满庭芳”地名）和京戏馆——丹桂茶园也出现在这里，今天广东路上的公顺里更是闻名遐迩的妓女窟。王韬的《蘅华馆日记》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中作过这样的记录：“洋泾者，上海县之北郊也。今为西洋通商马（码）头……见夫巨桥峻关，华楼彩辂，天魔赌艳，海马扬尘，琪花弄妍，翠鸟啼暮，以及假手制造之具，悦耳药曼之音，淫思巧构，靡物不奇。”另一方面，当时上海道与租界签订的有关租界法律协定也多以洋泾浜为名，叫作《洋泾浜××章程》，因此，“洋泾浜”一词早期含有“租界”、“洋场”的意思。

上海租界建立之后，原开设在广州、香港、澳门、南洋等地的洋行，以及在本土的外国公司纷纷迁往上海或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由于中西语言上的隔阂，一些原在洋行任职粗通英语的广东籍买办也随洋行进入上海充当外国人翻译或华洋贸易的中介人；同时，上海的其他籍商人为能与外商直接往来跻身上层社会开始学习简单的英语会话，上海地区流行带有浓厚乡音而又不遵照英语语法的中国英语就被叫作“洋泾浜英语”，就如30年代上海曾发行过用汉语注音的《日语百日通》之类速成外文自学手册一样，上世纪后期也发行过《洋泾浜英语实用手册》之类的书，于是，“洋泾浜”在俗语中比较多地是指“洋泾浜英语”，为便于大家对“洋泾浜英语”有所了解，选择部分以飨读者：

来叫“克姆”(come)去叫“狗”(go)

一元洋钿“温得拉”(one dollar)

廿四铜钹“吞的福”(twentyfour)

是讲“也司”(yes)勿讲“拿”(no)

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 and so)

“翘梯翘梯”喝杯茶(have tee)

“雪堂雪堂”请依坐(sit down)

红头阿三“开泼度”(keep door)

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

爷要“泼茶”(father)娘“卖茶”(mother)

丈人阿伯“泼茶佬”(father law)

据讲《洋泾浜英语手册》多系宁波人编写，所以中文注音也须以宁波方言颂读。这种英文现在看来好笑，不过一直到本世纪20年代之前还是上海最实用的语言，就是外国人在这里也必须使用“洋泾浜英语”，他们把洋泾浜英语讲作Pidgin English，而Pidgin与Pigeon(鸽子)读音相近，有时又把“洋泾浜英文”干脆讲作“鸽子英语”。1912年上海出版的英文本《上海旅游指南》中就讲：“你千万不要认为‘鸽子英文’读音可笑，语法错误，但它确实是上海最实用的英文，否则，你一定会闹出许多笑话。”该书还列举了部分标准英文与“鸽子英文”的对照表，嗣摘抄部分如下：

标准英语

洋泾浜英语

Do you understand?

Savvy?

stop

Man-man(慢慢)

Can you tell me what
this is?

What thing this b'long?

Can you do this for
me?

Can do?

以上只是对“洋泾浜英语”在读音和语法上作了些介绍，实际上最初的“洋泾浜英文”在写法上还有许多可资一笑的趣话。姚公鹤《上海闲话》中讲，外国人初来上海时，华人与洋人打交道时，语言的读音还能学舌，而外文字却难以摹拟，有些聪明人就以中文的部首中的、丨丿一乚等代替英文26个字母，据讲，小刀会起义期间，小刀会与租界的书信往来就是用中文部首英文写的，而且还真的避开了清政府的耳目。

“洋泾浜英文”毕竟是非正规语言，只能局限于一时一地，随着中西文化进一步深入，亦由于留洋归国人数的增加，本世纪20年代后，这种英文开始逐渐消失，但“洋泾浜英文”作为俗语一直沿用到今天，一般是指蹩脚英语吧。

洋泾浜已被填平70余年了，它曾是河道早已被人遗忘，但作为俗语又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中。

枪势 扛枪

解放后，我国在解决众多人就业问题上采取“多就业，低工资”政策，在当时于解决失业，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新秩序上起过积极有效的作用；但是由于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忽视或没有正确理解“多劳多得”的原则，多干的拿不了，少干的也少不了一个钱，既然多干少干一个样，还不如少干或不干；十年动乱期间此风愈演愈烈，上海人把这种出勤不出力的现象称之为“混”。

这个“混”字用得真好。中国古代就有思想家主张“混”的，他